

文人雅事

# 张伯驹少年观戏

□ 任道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说:“张老是一位旷世奇才,他于书画琴棋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而且还精于戏曲,于京昆两途,可谓当行出色。”张伯驹不仅精于戏曲,是戏曲理论家,编著有《近代剧韵》《乱弹音韵辑要》《二进宫剧谱》《空城计研究》《京剧音韵》《红氍毹梦诗注》等著作,还能粉墨登场,亲身实践。他于京、昆两途,皆当行出色,唱腔韵味醇厚,念、做、打有板有眼,舞台经验颇为丰富。

张伯驹登台表演时,常以“冻云楼主”为名,曾与袁克文同台演出。袁克文为袁世凯次子,字豹岑,号寒云,虽出身贵胄,却心慕名士风雅。他与张伯驹一样,酷爱戏曲,雅好诗词,故在彼时的文化圈中素有“中州

二云”之称。亦由此可知,张伯驹的戏曲理论并非空谈,而是植根于舞台实践,且颇具现实指导意义。

梅葆玖先生说:“在近代历史上没有张伯驹等人的建树和努力,就没有当代京剧的辉煌。”此语评价极高。张伯驹对戏曲的兴趣和爱好始于少年时代,他在戏曲方面的智慧和才华,也在少年时代初见端倪。他的少年时代在天津度过。当时天津的下天仙茶园、丹桂茶园、元升茶园等处,戏曲演出频繁,张伯驹常流连其间,耳濡目染。杨小楼、阎岚秋、白文奎、薛凤池、李吉瑞等名家的著名唱段,他听过之后便能随口学唱,且颇有韵味。可以说,戏曲的种子早已不经意间进入了少年张伯驹的心田。

“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

纷纷。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张伯驹的这首七言绝句,乃《红氍毹梦诗注》的开卷之作,记述的是他7岁时,在天津下天仙茶园观看杨小楼演出《金钱豹》的情景。“此为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张伯驹从小跟随父亲张镇芳等人去频繁观戏。当时的天津,南市大街是最热闹的场所,东边是下天仙茶园,西边是丹桂茶园,皆是极负盛名的演戏剧观之所。另有一处元升茶园,虽是规模不大,声誉却不前二者之下。张伯驹常往观戏的场所,主要是这三家茶园。他曾在这些地方观看过杨小楼的《金钱豹》、孙菊仙的《朱砂痣》、李吉瑞的《独木关》、元元红的《辕门斩子》等,“皆道元元红绝艺,辕门斩子胜谭家”的诗句。他看

过了著名童伶、谭派“小小余三胜”,即余叔岩和汪派小桂芬的演出,诗曰:“童伶两派各争强,丹桂天仙每出场。唱法桂芬难记忆,十三一是小余腔。”

幼年的张伯驹不仅在天津观戏无数,还于北京省亲时经常出入戏园,进一步涵养了其对传统戏曲的浓厚兴趣和深厚情感。“节到端阳入暑初,门悬龙虎避邪符。茶园观看混元盒,致美斋尝抓炒鱼。”“回思观剧在童时,谭字高标纸上题。朱紫但看花脸好,不知谁是叫天儿。”这些诗作,记述的都是他10岁时赴京探望居住在潘家河沿的张锦芳一家时,顺便在北京广德楼、文明茶园等处观戏时的情景,而时隔多年,他仍感慨道:“当时情景,似犹在目前。”

心灵深处

## 海棠花自放

□ 王心安

县里的周转房有个小院,红墙褪成了淡赭色,蓝瓦缝里长着几簇瓦松,藏在县委后院深处。院子的前主人种了两棵树:一棵海棠,一棵石榴。枝桠探过青瓦,将日子都浸润得软了。

我来时海棠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蹒跚的手指。闲来无事,从邻家讨了苹果枝嫁接上去,想着添点儿热闹。选同一年生长的壮条,刀口削枝,抹泥缠布——草木不用人哄,自有灵性。两棵树皮实,春有花,秋有果,不用伺候,自顾自地生长。

初来时,我一个人守着空院,看海棠抽出紫芽,看石榴结小灯笼果。落叶扫一堆烧了,啾啾声里飘点儿焦香;雪落时枝丫压弯,像挂了串银铃。心就慢

慢沉沉泥土里,踏实。

今年春早,三月底风就暖了。海棠花自放,不慌不忙。枝尖先冒米粒大的红,攒成花骨朵,像蘸了点胭脂。清晨推门,花瓣沾露,凉丝丝的;午后阳光斜照,粉白花瓣叠着鹅黄蕊,干净得像没沾尘的云。嫁接的苹果枝也争气,错落开着小白花,藏在海棠花的甜香混着苹果花的清香,闻着像刚摘的果子。石榴才吐嫩芽,卷叶像攥紧的小拳头。

海棠花开时,我把旧茶几搬到树下放好。竹编桌沿磨得发亮,是去年冬天女儿把脚搁在上面蹭的。摆上新买的明前茶,抓一撮扔进粗瓷壶,滚水冲下,香得很。摊开翻旧的《人间草木》,封面卷了边,字里沾着草木气。

悠悠然点支“大前门”,烟缕慢慢飘散,和落进茶盏的花瓣缠在一起。这样的下午,不用赶——看花瓣飘到“紫薇”那章,听过风过树叶沙沙响,像和老朋友聊天。

清明节值班,爱人带着8岁的小女儿来陪我。她扎着独角辫儿,一进院就奔向海棠树:“爸爸,海棠开花了!”

为了让小孩子玩得痛快,我在树下支起蓝底白纹的帐篷,她当城堡钻进去,抱着小熊不肯出来。风把花瓣吹落进帐篷,她仰头接着,笑出两个可爱的酒窝。爱人在厨房煮糖水蛋,铁锅碰瓷碗叮当响,甜香混花香飘来,我忽然觉得,这小院比任何时候都满——不是东西多了,是心里踏实了。爱人掏出一个玻璃罐:“给你腌的糖蒜,就着茶吃。”蒜瓣白里泛红,像

一颗颗珍珠。

汪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我这小院虽小,倒也有这意思。海棠花自放,不挑时辰,不争阳光,该开就开,该谢就谢。茶凉再续,书翻到哪儿算哪儿,烟抽完就灭——日子像海棠,自顾自地开着,就是最好。想来我这海棠花下的下午,也算件乐事。

傍晚收帐篷的时候,女儿小心翼翼地吧落花夹进画本,说要画“爸爸的树”。我摸着海棠树干,糙得像刻着几年风雨。它没说话,只把根往土里扎深,花开得更从容。远处机关下班的声音响起来,是日子该有的声音。哦,原来最好的活法,不过是学海棠花——自放。不跟风抢先,不跟秋霜较劲,守一方土,开自己的花。



春日的豫东平原,青碧麦田间缀着明黄油菜花。郑阜高铁列车穿行高架,一旁平深高铁新桥墩在春光中延伸——沃野与轨道,正一同生长。  
李军 摄

文化漫谈

## “童年”的文学价值

□ 吴翔宇

有一种东西,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使用,却未必能够说清它从哪里来。那不是语言,不是技巧,甚至不是所谓的才华,而是一套最初感知世界的方式。什么样的细节值得停驻,怎样的气氛令人心悸,哪种失去让人难以释怀……若要追问它的来处,答案往往是相同的,那就是:童年。

以为作家写童年不过是在调取记忆中的人与事,那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童年留给写作者的,是比素材更根本的东西,是一套最初感知世界的方式。学语言的人都知道,母语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一个人思维的最深结构,即便后来掌握了多种语言,母语的语法仍在暗中参与一切表达。童年之于作家,正如母语之于人。

马塞尔·普鲁斯特用一块玛德莱娜蛋糕打开了通往童年的门。这个细节常被用来谈论记忆,却很少有人注

意到它更深层的意味。触发记忆的,不是重大事件,而是一块小小的蛋糕。它的味道,它的质地,它与某个冬日午后气息之间的联系,都成为文学森林中可视、可感的存在。真正被童年塑造的那部分感知,往往是细小的、感官性的,甚至不被理性归纳的。正是这一部分,后来成了文学的命脉所在。

萧红幼年丧母,父亲冷漠,童年的温情来自祖父。祖父教她念诗,带她在园子里玩耍。这段经历在《呼兰河传》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更重要的不是那些具体的情节,而是由此形成的一种感知倾向:对弱小生命的格外敏感,对无常与消逝的习惯性凝视,对温暖事物总带着一丝预先的哀愁。这种倾向贯穿了她全部的写作,使她的文字在明亮处透着忧郁,在叙述日常时隐含着挽歌的调子。那是童年在她身体里留下的感知方式,写作不过是它自然的流露。

再如沈从文,他在《从文自传》里

写了幼时逃学、游荡于湘西山水之间的日子,笔触轻盈,带着一种无忧的野性。那些在山野中度过的童年时光,后来化作《边城》里翠翠守渡船的身影,化作白塔、黄狗,化作一条叫沱江的河流在文字里永恒流淌。童年的湘西,不仅给了他素材,更给了他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方式。

当然,童年的语法并非总是温柔的馈赠。它也可以是重压,是难以挣脱的阴影。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是文学研究谈论最多的心理原型之一。那个庞大、强悍、令人窒息的父亲,在卡夫卡的成长岁月里投下了漫长的阴影,也在他的写作里留下了同样漫长的回响。城堡无从抵达,审判无端降临,变形悄然发生。这些意象背后,是一个孩子在压力面前所习得的那套感知世界的方式。

童年并非总是文学的灵药。文学中的童年,需要作家有双重的眼光:一只眼是孩子的,保持好奇与感动;

另一只眼是成人的,能够反省与辨别。这两只眼同时睁开,才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童年与文学的关系,远比“取材”二字所能概括的复杂得多。它影响作家的眼睛在哪里停留,句子在哪里转弯。一个作家能够刻意改变自己的题材、风格、立场,却很难真正更换最初的感知方式。童年之于作家,是矿藏,也是镜子。它埋藏在文字的深处,有时以一个细节的形式浮现。某束光线、某种声音、某个一闪而过的表情,不一定总是温暖的,但它一定是真实的。

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的共鸣,有时并不来自情节或境遇的相近,而来自更深处某种辨认。辨认出他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与自己童年里某段未被说出的经验,发生了隐秘的呼应。那是一种无法完全用语言解释的契合。好的文学,往往能让读者在字里行间重新找回自己的童年。

(摘自《人民日报》)

科学新知

#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首次人工制造出类似自然界的“球状闪电”

□ 张建松

球状闪电,俗称“滚地雷”,是自然界最神秘的电磁现象之一。许多人曾目击到这种悬浮于空气中的发光球体,心中充满了好奇和追问。科学家们也提出过多种理论假说,却始终缺乏可重复、可精确诊断的实验加以验证。

在深厚技术积累基础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首次在世界上用人工方式,成功激发并捕获了一种在形状、状态和发光特性与自然界球状闪电高度相似的球形发光体,从而揭示并证实球状闪电的本质为“电磁孤子”。16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发表了相关论文。

我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人工制造的“类球状闪电”是什么样子呢?记者在研究团队用高速摄像系统捕捉的画面中看到:黑暗中,只见一个明亮的白色发光体,被一层幽蓝的外壳团团包裹,形成了一个球形的能量体,从小到大、飘忽不定、逐渐膨胀。慢慢地,球体变成了蓝色的粗颗粒状,最终耗散。

“这个蓝色的外壳,就是像太阳一样的燃烧等离子体,它如同一个无形的‘光之茧’,将电磁波紧紧包裹在中间,最终形成了一个直径约百微米、寿命达百纳秒的能量球。”上海光机所田野研究员解释说,“这个能量球缓慢膨胀,发出的光谱覆盖从紫外到红外的宽波段,完全符合理论预言的电磁孤子行为。经物理标度变换,该电磁孤子可对应自然界中直径几十厘米、持续数秒的球状闪电。”

此前,浙江大学武慧春教授在

理论上研究认为,球状闪电可以解释为电磁孤子的宏观表现形式:它由高温等离子体构成,却能在数秒内维持球状形态而不快速耗散。然而,其能量来源与稳定机制始终缺乏系统的物理解释与实验验证。

在上海光机所这项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人工制造出“电磁孤子”并激发成“类球状闪电”呢?

据上海光机所团队负责人宋立伟研究员介绍,该项研究基于团队在“强激光驱动丝波导太赫兹源”领域的持续深耕,特别是围绕极端太赫兹光场和非平衡物态的前沿展开的研究,为本次突破提供了关键支撑。

研究团队将激光驱动金属丝产生的太赫兹表面波,引导至纳米级针尖,借助其亚波长约束和近场增强效应,在局域实现了相对论级强度的近场场强,为亚毫米尺度电磁孤子的产生提供了高质量的驱动源。

与此同步,将超音速氩气气体喷流注入针尖近场区。在强大太赫兹电场作用下,气体被迅速电离为等离子体,并将电子和离子向外排开,中间形成一个球形空腔。而球壳表面则是被太赫兹波推动,形成一层致密高温的等离子体壳。球形腔内的光波辐射压与球壳表面的热压,随着球体膨胀

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力学平衡”,将太赫兹波囚禁在内,进而形成了类似自然界的球状闪电。

业内专家认为,该研究不仅为破解球状闪电这一科学悬案提供了关键实验证据,也揭示了极端电磁能量约束的基础物理机制,为聚变能源、高能量密度物理及能量存储等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据新华社电)

健康之友

# 中国科学家提出鼻咽癌蛋白质组学精准治疗思路

□ 徐弘毅 郭奕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癌症》15日最新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科学家在鼻咽癌精准治疗研究上取得新进展,首次将鼻咽癌划分为三种蛋白质组亚型,为鼻咽癌患者开展以蛋白质组学为核心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鼻咽癌是中国高发的头颈部恶性肿瘤,该病早期症状隐匿,约70%患者确诊时已发展至中晚期,放化疗综合治疗是标准治疗方案。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马骏团队研究发现,在同步放疗前进行诱导化疗,可有效提升鼻咽癌患者生存率,但仍有20%至30%的患者疗效不佳。

同样的治疗方案,为什么对一些患者疗效好,对另一些患者却疗效不佳?中国科学院院士、人体蛋白质组学国际大科学计划首席科学家贺福初和马骏带领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广东智慧医学国际研究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等

团队就此开展了研究。

研究团队对240名鼻咽癌病人的肿瘤样本进行分析,采用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肿瘤中所有蛋白质的活性情况,首次将鼻咽癌划分为S1、S2、S3三种蛋白质组亚型。不同亚型呈现显著差异的预后特征与治疗响应规律,可据此为各亚型制定最优治疗方案。其中,S1亚型肿瘤微环境呈免疫激活状态,整体预后良好,可单纯采用同步放化疗;S2亚型细胞周期通路显著活跃,可从GP诱导化疗中显著获益;S3亚型存在明显免疫耗竭特征,GP诱导化疗获益有限,而联合抗PD-1治疗有望进一步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研究团队表示,该成果标志着贺福初院士团队提出的“蛋白质组驱动的精准医学”理念进一步得到实践验证,有助于打破鼻咽癌“一刀切”的传统治疗模式,构建从分子分型、疗效预测到精准治疗的分层诊治体系,为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提供关键数据与技术支撑。

(据新华社电)

书林撷英

## 《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



张国硕著 大象出版社出版。

本书通过溯源中国早期城市形成轨迹,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密码,探讨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形成的关系。

## 《明月关山笛》



鲍坚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曲《关山月》,串起两个家庭在革命年代的相识相守,也串起历史与现实。作者以深情之笔赋予这些故事蓬勃的生命力。